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六目錄 外編

禮部五

宗藩前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六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賫持御寶文書并金符前去方許起程詣闕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淩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照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于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凡親王有過重者遣

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爲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幷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蹟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持權欲巧佞善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于邊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鴆之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繇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者即是奸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報聞若不報聞即係姦臣同黨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智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智謀之士獻于朝廷勿留凡庶民敢

有許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徙其家屬于邊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非理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之意必是朝中姦臣使之離間親親王雖十分含怒不可輒殺當拘禁在國鞫問眞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姦臣及使俱斬之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諸王仍依次來朝如無正臣內多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統領鎭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于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于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凡王國內侍常點檢軍中不許隱匿逃下如或有之止坐兩隣脅主及有司官并該管頭目毋得問王王亦毋得隱匿遮護或姦臣故縱逃亡于部內欲誣王者將姦臣斬之徙其家屬于邊

葉居升曰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籠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

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之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極甚或者譴告以相形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

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擁兵以危皇室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小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illegible]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

項忠曰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羣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輪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請將各處郡王府照依

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
議奏定奪錄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便早量遷移人民歲免萬石
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
禮部奉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府地
及水次便益易于供給去處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留陝西稅
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便益等因
具題欽奉聖旨該部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督同知
劉玉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慶該襄陵王奏稱平涼城池窄狹土地
所出有限要遷江西湖廣地方居址本部議得各處人民困苦遷王府
係是重事不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定奪本部節奏奉聖旨是欽此
續該襄陵王又稱奏平涼城池窄小軍民繁衆糧草不敷請將本府遷
移江西地方居住成化年五月拾貳日本部覆奏奉聖旨是分封已定
不必遷移寫書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外續該直寧王又奏寧夏居住基
地窄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王遷入鳳陽府城居

住本部爲照陝西地方卽今盜賊生發征剿未寧候地方寧息年時豐
稔另行具奏又經屢行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
督同知劉玉又奏稱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那移腹裏迤南
水次易于供給去處存留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還移王府係是重
事卽今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苦難以一槪聽令各王具奏遷移合無
將原奏襄寧眞陵二郡量爲那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湖廣江西河南
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枝分封日繁勢不可行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
順年間造有樂王府第一所見在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所宜居有
得陝西腹裏鳳陽府舊有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後府尚存與平
涼韓府相近襄陵王徙居爲便慶陽府與寧夏慶府直寧王徙居住爲
便合無着工部行移陝西鎭守總兵巡撫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公同
相度地勢相宜待秋成之後人民稍甦將原行鳳陽府空閑府地方量
爲修理慶陽府城內取勘空閑公廨相應處所量爲改造候修完後另
行具奏定奪

倪岳曰弘治八年七月奉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勑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
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
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撥天心下察人事
務在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必非前議之所
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
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
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
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亡殆三之二其
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特供億之費無所給
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
其未便者二也有闕文 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都縣百倍供需
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
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迭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

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出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皇上追寢成命請命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與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罷欽此復後奉旨免王來

馬文升曰竊惟親莫親于宗室法莫嚴于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因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爲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

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主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寳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該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言徽崇等府幷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失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自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幷將軍

有係尊屬或族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間差兵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擅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奸用者甚至宮閫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世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于人鞍馬全無徒走于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固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况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于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于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全于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勑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少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勑司禮監于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

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
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
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常史紀善伴讀教授乞勅吏部今後有
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幷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
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為不合禮度
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罪輕者降勅切責若干
宮闈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若係外事仍內
官幷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東罪輔導官員亦要逐日請王於書
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
各府郡王自行禁止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
將所為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
具奏奉有明文定其明數不許于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
許強買人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名數若擅自
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

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發邊遠充軍邑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于此臣叨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違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竊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王瓊曰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後初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于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倫白于諸

大臣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民者計日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徐恪曰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傷災十當六七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支今察得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本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又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囊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王家榮華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況葭莩之末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

過多欲將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比照郡臣將
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
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算一體中半
兼支誠以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朝廷篤念親
親使疏不踰親親不絕恩稍節冗費以支缺乏既而廷臣擬議戶部察
行奏蒙皇上特賜俞允有識聞之咸以為慶意謂此議必將去多益寡
朝上夕行今又數月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國之計
亦有重輕今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制有限祿俸日增在民者既不
可額外加征在官者又不即數中裒益更數十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
于今節省已為太晚若更遲疑則雖四海之富經制所入豈能供此無
窮之冗費哉況周府各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
減支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申令布政司經呈戶部
未經畫一合再詳陳乞勅該部檢臣前奏合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
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斟酌時宜為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依施行所

貴輕重通宜支用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當不下二千萬石積以歲
月數其可量況又權之以篤親親于歲計不無小補也
又曰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
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乏于今
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
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
屯田事體不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為藩國之私比
年以來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國計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
餉為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察還官正欲覈
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察
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寧國二尉河南等三護衛於永
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供無撥給屯田可察今周府幷原武遂平
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府近軍民領
種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郡王

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于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
憑河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矣封丘王所奏
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轉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察如失
固有即弔卷察又無一字可憑及至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況王府
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孫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
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察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人民土地該納
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
存以輕則起科准算祿米撥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
行各處按察司營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
勘明白仍令照舊營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
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儀賓餘下歲派
若留糧卻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
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撥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
無不足之憂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又曰昔者趙王之國之時原有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後蒙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民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地方火甲挨拿急則拒捕緩則脫逃甚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都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匠灶醫卜工樂諸人戶並以籍爲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或有定額上下安分姦僞不生今前項校餘記籍不載律令不加一任自由譬如馬無羈靮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爲然其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勅該部通查各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校人等遺下戶丁如有似前兩無籍貫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後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當差貼襯聽繼如有仍前

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邊遠充軍永爲定例庶幾人有
定志而姦弊無所容也
又曰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鎮國等將
軍本該儀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
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擾民皆樂從
成化六年因襄成王奏將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
州縣僉替免其奏請誠爲簡便奈緣王府官員罔知禮法乘機射利不
論年月遠近概作老疾呈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浼求妄勘
日用飲食悉累里甲支應及至僉解到官入見之初每名勒送見面銀
一百兩京一百二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索辦月錢銀
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亦不下十兩其餘歲時等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
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還所欲
復立退反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痛加責罰必待順從
而後已仍以爲媒告扳僉替故州縣每僉一名則闔境過得之家皆貼

盤纏詞訟紛起大半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女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原其情奚忍復言乃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繼親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當別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不之恤其傷國本甚矣若不早為處置誠恐脂膏有限朘削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同其好惡然所欲聚所患勿施實帝王得民心之本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民可畏而不可忍也臣跡在疎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且以地方責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使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呈布政司查驗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之扶同妄勘仍指盤纏為名科斂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

等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
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贓物給王撥置重犯照例發邊遠充軍有司
聽屬科歛者雖不入己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
一體參問被害之人即發寧家原生原役永不僉補其鎮國等將軍各
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即行問刑衙門查撥毋輒比例乞換
校尉柰瀆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本等
儀從跟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後若有人繼親王幷病故無後者原撥校
尉悉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警懼政不苛煩
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林俊曰江西各親王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六錢郡王府祿米每石該
納銀一兩三錢思得本處米價每石止該銀四錢伍分實難辦納近例
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兩年收受郡王祿米有司倉收受本便反
難情願親王祿米折銀一兩郡王將軍祿米折銀八錢布政司交納轉
解等因又問刑例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營莊人等干預撥置

折收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請發落查參節次題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垂戒非不明切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懼而不能阻違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虐無所控愬又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拿問發符臻實效等因題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參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卻稱每石收銀一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卻稱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親王祿米歲額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零誠爲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雖行奸弊未革且江西各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淮寧益三府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愬之門官校迹嫌

難施彈擊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就重而舍輕度以情事豈
眞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耳臣又聞親王用費重
大委與郡王將軍不同伏望聖明篤念親情俯隨民意特勅府部從長
計議將淮寧益三府祿米并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等第定銀上取聖裁
著爲常則備行江西布政司遞年徵收足色銀兩寄庫或每季或每月
長史給印信領狀差官前來領進各府官攢量爲選撥別用名缺暫且
停補庶事無掣肘民間得便若必拘本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
弊

林俊疏曰孝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
者臣有以仰窺陛下惇敍九族之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候年豐定奪
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
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造寧王覆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
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大夫及者
壯公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

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得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封初以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可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給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王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鎭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朝廷疏遠盡亦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疏屬資質明敏者敎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倣行其法而稍寛其取中之數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國君子試思之

趙釴曰高皇帝衆建諸藩枝本相輔然又深鑒漢唐而下直取法於虞予以國而不私以土一其親疎擇其才智賢良而規制之使坐食民上其為慮遠甚然豈知其後所入有限不足以上供侯國者哉即無論數十世百世以後今周韓諸國祿米歲不能半支往往稱貸久當柰何皇上亦重議親親不忍更令在諸侯王亦宜自為之計耳往宗室嘗有以分封昏嫁為言者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而任事者莫之恤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卑視其尊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義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為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牲帛俎豆割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親者乃重為恩愛由一世而至百世無所止極是違後之仁乃隆于奉先之孝也今諸侯王豈無有百世之慮能然其計而上請者乎

汪鋐曰請封見行事例凡宗室將軍中尉一應子女俱候十五歲選婚

其有年歲不同或庶出生母入府來歷不明通行駁勘所據前例遵行已久但近來各府長史多有不遵法守任意遷延或有使用不敷營求未及則子女年歲過例方與類請乞恩其奏內來文又多年月不同母氏錯誤至于應婚夫人姓氏或本到無給或給至無本互相背馳延緩以致查駁之間動經年歲遂使聖明渥澤鬱而不流宗室至親怨曠失所感傷和氣關係非輕矣合候命下行令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凡子歲已及即與具奏請婚或奏內來文年歲少差母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令選擇應婚子女一併問具奏報若遇期不行奏請夫人奏給不齊候至三月以上者俱聽本部查考得將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法令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各王府差來內使儀賓官校人等俱是積年光棍熟知誆騙關節一蒙王府差遣乞恩等項即便設計誆受金帛數多任意花銷或又收買土產往來買賣塡實表文相扛分外需索人夫接連以致累損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窩主窺探進止然後報名朝見或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

月往往月計營求打點各王府不知本部凡遇合行事理自有公道一應公務自有事例期限非書吏人等所能預力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處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但遇有公事奏理不得聽信差來人役多費金帛舁來京使用打點亦不許本役私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限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報入會同館安歇事完即回但有潛住日久并在京各色人投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許廠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訪拿俱各指實參送法司以誆騙打點相應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示禁則形跡無疑而弊源或息矣各王府將軍以下應得冠服等件已該本部議處題准嘉靖六年正月以後授封者行令各該布政司給錢造辦及嘉靖五年十二月以後授封未曾關給者其器物非一監局所所造關領非一時可齊是以各府差人往返勞費日甚差來人役守候日久又有將關領出金銀彩段等項恣意花費無從查考遂使朝廷有成造之費而該府無受惠之實相應擬處合候命下本部將見在各王府差來人役責限回還仍行各該

布政司轉行長史教授啓王知會備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府將軍中尉夫人等及郡縣鄉君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遺下寄關物件逐一開具名位應得冠服等項作數造册印鈐限嘉靖十二年春季類奏之時賫送赴部赴內府盡數查會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各府册封之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不係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聖節冬至慶賀人員順賫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割仍令各該長史教授啓王將收過錢糧數目給散過名位造册奏繳以憑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憑查催仍乞勑各監局照該部原行一一造辦給領如有延緩一體查出參究則各府免守候之難而恩惠實霑矣三府孝行等事舊例止應請勑獎勵洪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魯府奏鎮國將軍陽鉎陽鏊孝行可嘉欲自備工料各建坊門乞賜坊名荷蒙特恩賜允自此始開旌表之端而親王郡王將軍妃與夫人遂往往援引前例請乞不已切惟朝廷于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賜之旌表所以表其宅里以

致特異于齊民之意至于天下王府則皆朱垣戟戶有不俟于旌表而
後異者况朝廷降勅奬勵蓋以親親之懿特行天語之褒非宗室孰能
當此故累朝以來宗藩善行止是寫勅奬勵不立牌坊所以崇重宗室
辨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天王之裔孰非懿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
既殊則淑慝互形亦非敦睦大同之道也况宗藩日衍樂善無窮若不
斷之于今切恐將來無可紀極合無通行議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
如有節孝等事及卓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舊
例請勅奬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奏請建立牌坊則體統正而
風教同矣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奉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
七條及本部節年題准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在册書
節年條例藏于案牘雖經屢次申明不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
周知事例惟務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于檢閱殊爲未便合候命下容
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編成書帙請下廷臣集議如
何可行具奏刊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徧賜各王府宗室使皆便

于誦閲有所遵守本部別項條例可行事件亦容臣等逐一抄謄編纂一體刊刻遵奉則朝廷貞明之法恪慎不移有司晝一之規奉行惟謹由是法守易循而奸欺不作矣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必有謚號以表其行舊制俱于乞恩祭葬之時即賜以謚弘治年間唐王奏准凡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王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各覈勘善惡事蹟至日度其賢否方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恩祭葬到部方與行文各該衙門覈勘事跡回報至日題請謚號塡寫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四川蜀府廣西靖江王府俱路途寫遠文移往返動經逾年差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候葬畢方得回還以致往往乞恩寬限其有司供應之煩本差躭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生嗟怨矧各王府親王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亦足以上干和氣深爲不便合無今後但遇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本府一面行移各該衙門覈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徑自具結呈部以憑題請庶宗室體魂早獲安妥而事體簡便久遠可行矣天下各王府凡遇聖旦冬至

正旦并謝恩慶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御馬監奏爲進貢馬疋不堪廄收預盡以省虛費國計事奉欽依務要到部辨看毛齒堪中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遵行三四年矣但各王府享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役多係積年或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變易事完回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尅間有不堪驗退者未免行移責備該府是利歸奸人罪坐宗親甚非事體合無行移各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匹須用印烙鈐記仍將毛色齒歲尺寸備進京冊一本長史司印封送部以憑對册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受無得留難勒掯十分求全以拂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匹毛齒參差與原造貢册不同即是差來人役作弊定行究治如此庶國體全宗藩仰德矣

又曰榮澤王表櫰奏稱晉王知烊薨逝無嗣該取切近宗枝倫序相應之人承繼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化瑞和王長子新埉擅唤府內欲承王嗣况瑞和王上有次子新墒當襲晉王之爵以繼晉王之嗣及晉王紀妃稱奏稱夫王薨絕嗣乞要將瑞和王知𤇆妾尙氏庶生長子

新㙉襲封晉王爵位及據長史司申稱滎澤王數授申奏本王欲要將
親枝郡王暫理府事各一節爲照親王無嗣俱以倫序應及之人襲封
王爵係是定制查得唐誠王薨逝無嗣其弟文城恭靖王彌鎮生五子
以長子文城王宇温襲封唐王次子宇潛等俱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
王爵潘恭王嫡長孫胤儓病故絶嗣以恭王長弟次枝靈川懿王銓鉌
所生嫡長孫恭裕王勛潪所生長子靈川王胤移承繼藩王其弟胤梃
今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爵蓋累朝舊例凡親王絶嗣例得繼封若
郡王入繼親王封爵其本支郡王不得復請繼封其次子亦止封鎮國
將軍蓋重繼統不言繼嗣也故國朝以來並無舍長立次之例及查得
晉靖王所生六子嫡弟一子表榮今傳知烊薨絶其嫡弟二子表橡生
新化王知㸅已故庶生二子新㙉新墒倫序相應及查得新㙉見年一
十七歲近該晉王知烊類奏請封爲新化王本部已經行准宗人府查
報去後未經題請今該晉王薨故例該新㙉襲封合無先將新㙉以新
化王長子請勅一道令其主喪管理晉王府事待服滿之日本府另行

奏請遣官冊封爲晉王庶子倫緒相應典制盡合再照榮澤王表撰先稱新塡年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墻前來是欲以新塡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墻襲繼晉王封爵實與朝廷典禮不合查無以郡王次子繼封親王事例難以准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五牒冊內開稱新化瑞和王知熵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母妃蘇氏嫡生及查妾滕冊內開稱瑞和王位下妾尙氏則專擅之罪法亦難容合候命下通行巡撫按官查勘務見新塡生母尙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日見今年歲若干具奏保冊籍有無差誤逐一開具明白取其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定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補導長使等官如有擅權縱肆撓亂生事者一併參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內外等官欽遵明命暫聽長子新塡約束但新塡父知熵娶妾尙氏年月未經勘明伏請聖裁惟後別有定奪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聖旨新塡暫着掌管府事尙氏還着撫按官查他入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倫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紀相册之約儉紀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體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之當也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歷百年傳後世一旦無故而遽已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改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如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揜美爲世世頌美可矣

朱睦㮮曰王公子淸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爲正官皆以諫諍論議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後子淸由長史入爲戸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不行則傳相者率老死王國不得齒于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

謀讖而諫諍之風衰如欲侯國弗奸于法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博古通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祖宗立法之本意也

陳建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爲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啓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况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横而不來繻葛之倒懸耶嬴秦懲羹吹虀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鑒之則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來驕横逆節萌起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爲防制略同嬴秦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略同漢氏遂啓五胡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眞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材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

立宗學敎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文法制之善也
我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下典兵
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
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爲鎭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
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
則爲鎭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
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若親王郡王將軍中
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
百三百二百之差又有册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于官又有廚
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于民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
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于薄而鮮恩亦不可過于厚
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爲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
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
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

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于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萼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領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遙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册封即并遷居民數千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尸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即半爲紅牆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況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即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即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賤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議太倉

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夫太常俸銀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况太倉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損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鐲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濵之暮越來京擅自奏擾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科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愚以爲拖欠推産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以爲萬世法也今河南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倡至有花生殿下之號况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翰題欲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今已二年未蒙聖斷竊以豐林王之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聖祖如

何神明豈不知末流之必至此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聖
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半天下其後文
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
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爲善守法也
見今河南以旱潦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
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
足以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
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
覽之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弊朝廷必有不忍不亟之爲處者
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
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祖訓重怫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敢遽然有處矣
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唯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
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

彭韶曰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祥禫等祭各遣使臣致祭于國所

以盡親親之道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爲官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面使臣絡繹于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遣本處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祖宗以來凡國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官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旣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宜自中遣今宗婦衆多而各省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兼造揆揆之事勢誠爲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修造選擇善得郵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際事成位定不勞餘力而猶且欲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壙之際只令本土之官提調于郵典國無相妨无文武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无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過安葬本家徑自開壙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馮應京曰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諫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

婚及諸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長史爲奏上下禮部議請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統於長史紀綱其職務典籍典出納文移審理正掌推按刑獄禁詰暴橫無干國憲典膳正掌祭祀賓客王妃羞膳之事奉祠正掌婚祀之事典寶正掌王寶及符牌並副爲之貳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正掌療治疾病典儀正掌陳儀式文物之事工正掌官邸廨舍繕造修葺工役之事幷副爲之貳伴讀侍從起居陳說經史教授訓迪德誼讎校典籍引禮舍人接對賓客贊相威儀倉掌偫糧廩祿庫掌收藏金帛錢貨郡王教授典膳將軍教授如王教授典膳護衛指揮使司官掌儀從王邸防禦非常凡有征行必聽命于朝廷儀從司掌侍衛儀仗之事副爲之貳典仗聽命焉故祖訓詳其職誠重之也乃近以劣轉者疏文職而武職紈袴之子復疏訓練豈設官初意哉無論時有不虞莫與共理卽今名封婚喪冒濫不可究詰甚至苫鄙不辨皆長史受賕狗勢以亂紀度也必賈誼傅長沙仲舒傅膠東而後天潢其澄清乎今人不樂王官以其不調且如

國初楊士奇周是修皆是藩府擢公卿今新授封者必是翰林官傳之如董𣜪之于潞王固目前事也嗣封者又何獨不可法律章曰精選赴王國任用蓋於文官斳鄭重云

王世貞曰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王于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于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

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擻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
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
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
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擻宗室也且以天
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
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天子玉牒之懿親無罪而圄之一城之
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
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
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巖元魏不得繼周不得憲唐不得孝
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給之是壅
主上之仁于尺寸之內而蔓害于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
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歷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
廢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
技窮而日為之遷延以冀代要在于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

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

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

其不肖者從事于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又曰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

幾二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

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閣禮部會議裁省經

制竊以為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于

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

免其祿秩分居附近之縣州廢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

繇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

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

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府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

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

字樣以致重複且犯創造生造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正從上字定名

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疏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爲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與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皇上銳然行之又王府親戚不得爲京朝官原非祖宗申令止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妻通政使李錫子召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爲此例出輔參政鬱悒以沒夫屠鏞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積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鏞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有所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綿綿無已屬在國親其祿不億即有奇謀石畫不能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力結黨與爲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嘆矣

何旭鳴疏曰宗藩二百年來緐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絀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主鄉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于處給無可支放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眾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給俸糈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乏用議更定親王歲祿米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之用斟酌節減如此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裒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參差不一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祖訓而一眾心也合無降諭親王使知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

纂義願減原額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朝廷降勅褒榮樹坊示勸倘數月之後一無奏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宸斷處分亦不爲過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各處沓雜小民恆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霑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祿窘亦易爲非韓代周府日滋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致淩詈官長白晝劫奪甘爲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數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某府地規制各照爵位遞減使可繼絕一先年郡王有犯罪改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貪緣冒襲乃又幷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盡國莫此爲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何須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晉府交城王表柚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榮端王

表機之爵也又加弟輔國將軍卽王繼絕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爻城
而諸如此者尙多也請乞勑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
等官且啓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革職及故絕郡王弟姪遠
孫曾經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本爵自能受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
鎭國將軍管理國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詳實施
行毋得再爲文具狥情容隱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
一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覆
各宗室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于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依何坐
派以故賦日多斂日急而民則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勑下禮部通行
二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與額糧內增加或
與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差查明造册具奏此後凡遇册封郡王將
軍中尉等爵應給糧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于缺
少去處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
爲區處毋得有損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

補奏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一國家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寢閣若此何也蓋擬議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關節重于錢糧移文耽于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頒已爲借債之劵矣臣愚以爲此必轉嚴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算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茂著許一體陞用給與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經轉行各王府教授長史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不遵故違稽錯該部悉遵詔旨嚴行查究治罪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

親王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一第一椽奏歸朝廷者豈親王窺此微利爲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卽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下數十萬計者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焆等有詞幾何不爲田眉王語等所影射卽觀之一府餘可類推乞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郡王及削處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一條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于花生螟育之弊最爲瀆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悋者尚多卽有議革輒緣鬼祟朝廷法紀寖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部暨御史相繼糾察不幾于冒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該巡按御史原設立

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
將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册具奏有
仍前占恡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王府收買子女果係
須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再于境內境外擅自收
取以滋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
人等參奏治罪一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昔有
御祭蓋朝廷親親厚終厚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
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豐有司則欲極儉在遣祭之官則于豐儉
之間稍爲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
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夤緣作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
典所載只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禮照依轉位定差移文該衙門通
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價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
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瀆聖典庶典禮歸一人易

遵守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承長史司幷護衞指揮司
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史等官
營求出入管莊收課卻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
民重科厚斂靡所不至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藩近來玩
視祖訓私收閹人徧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
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
敢誰何伏乞勅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嚴加禁革
內史人等恪遵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
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奉封不
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幷第宅墳塋違制蓋造者通
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參史長司官一體治罪此外有爲國
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之數止
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卽節其祿秩者有謂親王傳制
祖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

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旣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農其有才識超越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惟顧廟堂之上特降手勅廣集公論定爲經久遠大之計上請宸斷施行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

鄭公曉論宗室利弊曰嘉靖天潢日繁財賦不給觀諸侯臣奏議可徵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十餘石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二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鋃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富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有一併不能充饑者矣有假息蓬蒿無宮室以棲者矣有不幸歿而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

失所至于如此凡臣庶之家產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救恤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終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攔街而罵或拋磚擲瓦毆傷吏卒仕於其上者懍懍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不測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睹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本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以能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

余珊疏曰祿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受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入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者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于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勅禮部集議使得開此一途則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

萬年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恆固而不搖矣

往行 [illegible]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外編

禮部六

宗藩後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七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六

宗藩後

前言

張居正疏曰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槪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弟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

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今有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概從停給此恩恤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裁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嗣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鎭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册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概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

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
母子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另改姓易籍發爲邊民殊非情理之當
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勅下禮部
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關係宗藩者悉行
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關送
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
無弊矣

陸樹聲曰建宗封以爲藩屏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
多祿少艱窘孤貧所在踰城越關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爲宜
限爵祿及子女之數然過于裁抑則恐至傷恩爲之變通則委于無術
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
約束太嚴而當通融或區畫未盡而所宜酌處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
遵依至于欲慎輔導則長史教授等宜稍加銓釋賢能者一體陞敍毋

委之間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于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

管志道曰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于數年之後必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能理之至于宗藩茍非獨出聖斷誰敢冒離間之嫌者嘉靖中采言官林潤等疏降勅諸藩各自條陳同下禮部會議定為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易行然皆一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財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勢之必不可通者也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其生又不為給祿米饑寒切身窮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為封限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能令衆子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為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

有為攤祿米之說者謂之祿米總附親郡王而令均攤于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可乎有欲聽其自為生理者而城禁既不可開則孰為之營運有欲容其出禁城而自便者而官法既不可施則孰為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于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閒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執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親王即周之魯衛曹滕之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即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而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則世為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為卿大夫者臣由目前難處之勢以推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從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不可以遞降則起有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奉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蓋虛

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爲樂也處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于陛下矣然事屬祕密謀貴僉同乞下手勅通諭各王府以時勢旣極不得不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己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爲可久之法所爲盤石之宗其在是歟

王士信曰王府官員例不陞遷以故一入其中則廉耻俱盡卽舉其一如祖制定立宗室祿糧不爲不厚矣而諸宗每每告乏何也蓋諸宗子女例有名糧婚姻之請先自郡國教授上受藩封長史審理等官各有常例彼皆白日攘臂攫人非必暮夜入金也不足則生有十年不報者矣名有不請而三四十歲猶稱金哥銀哥等類乳名者矣婚有終身不配者矣故報一生去其年祿十之二比請名糧去其十之五也其極婚也蓋又倍之是宗室生一子去而二年不得食糧也一或得請過期省曹駁勘又不知爲此輩之過也本宗推勘無已而此輩又從傍而朘削之何怪乎貧宗日甚而一議減祿則嘵嘵如沸至勤科臣之遣乎不特

此也內而諸枝銀糧之給散外而祿米民校通關之兌納諸王官視爲奇貨攢食蠅集彼其志旣厭于劣處而諸藩長史有三十年不徙官者旣得綴其日月撫按雖有考察之例亦多點名塞責一置之而不校焉是其始本以貪肆不校而劣處之及其處之王官則復借谿壑而益之者也臣謂宜行撫按嚴加考察出巡如有司例貪墨不經者訪拿重處次劣者則驅逐之不使數十年蟠據于中貧宗有名糧婚封過期三十年不與報者聽其赴撫按陳告而置之法有能檢身修行不入敗羣者與有司同薦銓部爲加官陞俸破格處之則必有興起自好者庶貧宗得所而下至軍校及里甲錢糧之相及者亦稍稍獲甦亦親親之一道也

呂坤曰天下宗室不減數萬皆九廟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祖宗自嚴楚王毫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錫以微地神奸瞞天大謊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碧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捏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王錦錫肆不恭之狀人人弗堪楚王

抱不白之寃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自殺

陛下何詞以謝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

兩賊者罪應誅死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奸宄操恐嚇之權

善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訐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

人心良非細故矣更乞陛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梟示兩人使天下

曉然知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

之心收矣

林秉漢曰宗室藩多不億有衆聚居一城之中而不得從四民之業富

貴逸樂固罕遵乎禮法疎遠固窮多混迹于輿臺生計窘于無聊而驕

心生于有恃其勢足以自逞而貧乏之不能自安故奉法循理者固有放

辟邪侈者尤多往往臨制官府魚肉小民恬然以爲分固然而繩之則

有投鼠之嫌縱之又成騎虎之勢近如汝寧越關妄訐楚中逆宗刦掠

貢物戕殺大臣此其尤者也無他故焉教失于驕逸黨盛于衆多而有

司之法不能制也雖設宗正以統之而恩常掩義教令未必盡行也夫

處置失宜則不能使無犯法犯法則不得復繯舍與其用威于後何如預防于先今爲宗室計似宜大破拘攣從長議處自中尉以上各有名號祿秩無容更議其親盡疎遠者無祿而貧困者或各聽其便分散族居俾從士民之業而治以有司之法夫族分則黨與散法行則邪心不生賢者得與于仕進不肖者亦束于科條富者固鮮淫僻之行而貧者各遂溫飽之願此亦思祖宗之意而不泥其法制宗室以義而不失爲仁者也蓋優之以祿秩者膏粱也馭之以法制者鍼灸藥石也今宗室病矣是亦用鍼灸藥石之時也若拘泥舊制不爲變通則時窮勢激日異月殊彼挾淮南之逆謀而效宸濠之南南者寧獨楚哉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哉彼逆宗至刦皇槓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爲亂之倡而不赦之辟也陛下赫然震怒立命勦除天威所臨罪人自應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矣乃假王一語殊駭聽聞此何等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宗非盡人人與楚王爲仇也毋亦形迹涉于疑似傳聞因于影響而遂執之以爲詞耳以宗國之重藩王之親事既微曖言

有諱忌臣子顧慮孰敢盡言陛下直裁之以禮曰三十年王尚可說假則何王不可說假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臣下能贊一詞然而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以常理測而意見決矣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爲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英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若有娠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爲姻家所發我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正典刑是我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僞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倖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概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儼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廷議概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楚王既不能禁制諸宗故囂陵爭奪之形成逆亂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圜土罪累重多誰非支胤而我祖

宗之心豈願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諡多言亂聽今不詳辨其眞假
千載而下其孰能明之使宗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决之疑亦非
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
王出自誰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王宮雖祕密而
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有耳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傍諸
人必猶有存者此故可以推勘之而假則盜國必誅有成化間明例在
矣勘之而眞然後治諸宗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楚藩以鈐束之
權則眞王敎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俛首揖志以奉約束無復
譁囂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楚民無刦殺之害國家無誅討之舉
諸宗亦免刑戮之禍則全楚安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是垂之
史册傳信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而可以明宗緒申國法奠
楚服信來世且楚王非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臣以爲遣廷
臣往勘逆宗刦殺倡亂之罪并眞僞情形悉勘明確以服其心是事之
不可以已者也

戚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早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廟無懿親之跡府寮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食四十而未婚數載而未定強者刦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入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卽盡歲供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又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緞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而可不變而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擬繼嗣三別疏屬四議冒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臣謂生不可限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

矣嫡庶四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世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止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貳百兩如是則可無失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支本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得使親弟姪襲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于卑屬乃得祿及袒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而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至五世而止冒費之議查得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業及家貧無業者一概論革恐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行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

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高儀言元
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虔心評議以聞上從之
申公時行曰宗室蕃衍歲祿不敷士大夫每有變通之說而楮公鐵疏
至上特省傳旨下廷臣會議且慮衆論紛紜諸宗未服故復有差官之
之舉要之此事關係甚重變通甚難非上意明見獨決超然定萬世之
計諸王虛心體國曲諭諸宗使人無異詞則斷乎其不可行也昨部覆
疏亦頗有斟酌大都彼動稱祖訓而我乃旁求僉言彼方需應得之祿
而我乃欲限其本有之爵人心不服勢所必然第此輩惟貪坐食不顧
國計惟恃衆強不顧禮法但當從容定議其必不可行者固難違衆而
倔強恣肆者亦當參處一二以警其餘不然將來愈難制矣
葉公向高曰自三代以來有國家者必推隆本支以爲麟趾天潢別于
凡庶而世人亦尊而異之曰神明之冑不敢望矣然而史傳所載公子
王孫行誼修飭良可指數彼其席寵怙貲驕奢淫佚卽素家子弟猶然
不免況于托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者走馬鬬雞彈絲吹竹二

入龍陽更迭左右明得意耳即不然者亦不過治宮室園池招延賓客飛鄴下之觴賦小山之桂如是而已矣兩漢之盛獨河間東平號稱賢王其他宗室子惟劉辟彊清淨少欲見重于世者耳餘無聞焉子政文學忠讜冠絕西京猶以鑄僞黃金幾伏重法一何難也

鄭德溥曰諸藩初所制祿其額有定即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實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爲厝處而顧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恤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什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爲之覆念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郵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屢貧之宗名婚愆期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勘延請恐曠無聊遂至

解禁乃並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以奏選而以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難爲疏逖然其初一脉耳一脉之親而坐視其飢寒而不爲收邺則恩薄且有意外之慮欲爲制祿則于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爲分贍之資而並諭諸宗以睦婣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賑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旣難爲生又難鈐束動輒譁然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聚則易讙分則易處其勢則然矧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官爲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闒茸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爲左遷無復顧望依阿媕娿一切奏報輒以賂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愚所謂未盡緒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卽少者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卽適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必出自聖天子爲之主張據玉牒之數

仍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悻悻然有觖望之意矧爵漸限而漸降漸降而盡卑今旣卑矣令就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不然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冠裳而手摻雜作非獨彼不願爲卽爲之亦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爲甚褻竊以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其仕進是矣而以爲鎭輔品秩旣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强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者而人無不樂于改朝廷亦問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無志者不强使爲而有志者不論親疎遠近封之崇卑一聽其應擧試官無所限制不獨于情爲順於費爲名國之羽翼將在乎玆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爲民之例卽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純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于宗室厚爲猜疑嚴于防範毋乃過乎出

城之禁不弛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頑㪇惰竊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爲愈若以爲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藉凌虐爲辭譁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啓王戒飭終于虛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意當隸之有司降之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爲褻有司之事權養遠宗之蠹習至于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爲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耳相與溺于紈綺之習惡知有節制之風相與安于愚昧之資惡知有習誦

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第令肄于學宮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于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乎天府漸摩既久怙侈華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知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似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毋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耶儀賓家温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姻王室以爲貴重不爲祿謀也彼直庶民子耳有如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昭知既無所覬而來復無所觖于後可以省費而于人情事體亦無所傷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也抑又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于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爲之處也亦莫有過于宗藩正嘉以來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諏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于此矣而竟未有所定毋乃議論多而決斷寡乎盈庭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築安睹其成竊計諸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設今不決

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限此在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

袁表曰國初時屬籍未繁物力不詘先定親王歲祿五萬然未幾裁爲萬石又未幾代肅二藩裁至五百石或千石則固明以變通之宜使後聖矣顧安知數傳後宗屬若斯之蕃衍詔祿者至十餘萬卽今但使恩意先立于後自不妨隨方合節酌盈濟虛于家人父子之間邇來國用日詘民困日甚一不足則議增餉再不足則議屯議鹽議鼓鑄迄無成算故以爲宗祿可權也夫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祖宗之廟親盡亦祧忍于服盡之祖而不忍其子孫非義也誠按其籍分別世次參酌服制如親王世王以統宗也支子爲郡王者亦安用世其王乎鎭國將軍猶王號也降而輔國則爵其長子其支子於朝廷爲服盡者徧封不可已乎舉輔國則奉國可知且遞降至奉國中尉矣卽于王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親王女封郡主矣縣主而下不可準例而僅封其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槪裁乎凡此皆親親之宜殺者也而歲省金錢已

億萬無算矧今旣闢仕進路矣宗人獲伸效用之志而國家亦收強幹之用得意甚盛尤通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山澤無盡藏市廛細民皆得飽其欲遂其求而空乏之王子王孫豈豈奮跡詩書乃錮之一城袖手旁觀如病咽之人對珍錯而空懷染指也夫不能有以食之又使不得自食如情何此亦與仕進並宜亟計者

往行

明興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卽位之元年立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王都長沙魯王都兗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

子始爲鎭國將軍從一品鎭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鎭國中尉從四品鎭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爲廣矣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極而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僇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謝貴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强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于縣官即小逞佚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于請室百世之社頣而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毆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

絕農商莫通于是俾王不知南面之愉夫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何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策困而無所措手乃有請減歲祿而限宮𣪠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陜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至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疏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覯悉也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匹歲給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帛同公主未受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四百石王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俟出閣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按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潘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

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爲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府之千五百石肅府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本府之鎭國尚有一千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五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兄乎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階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玉牒派演支庶親疎立嫡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之首載在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可備考永樂初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諸員皆洪熙宣德間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府事正統二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華

去行在二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掌之自是遂爲定制矣

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親王唐制歲該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今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定米六百石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八頃今定米三百石奉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王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閤每歲撥賜與

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王世貞曰按會典所引唐宋制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公何鹵莽不學至此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閤之類視之耳非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祿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閤庶僕別給今所謂親王穀絹錢何據也郡王視從一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考之唐太宗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二疋過于國家本數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高貲多丁者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千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

千疋或謂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閤視品秩爲定耳然食貨志又有親公主田四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地當是食祿而戶則調絹其郡主及郡王次子以下卻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王子節度領侍中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閤止領觀察而郡王支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子六百貫加絹五十疋綾十疋春羅一疋各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貫紬三千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卽量材授官抑何外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官則有祿宋制食邑邑眞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朝之制異不可強而引也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痛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荒田及

興學校慎選舉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改歸田里許之旣而遼州知州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劒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之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謠景帝之寬厚旣已弗類孝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人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凉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牛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蒙古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辟在西南一隅山河阻

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府過當然太祖聖意亦不過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思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上覽察焉

文皇帝靖難兵起寧王推善謀時草檄傳諭靖難後遣內官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時得蘇州上曰蘇州境內不許又

欲得杭州上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藩司爲府改封

王

瀋王模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宣宗時王言諸子婚請展府垣外盡民廬也上曰毀民廬以展王府不可即令工部往閱繪圖

來聞

仁宗洪熙元年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于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于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瀋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

二千石悉支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拾萬貫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部給韓王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改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宣德元年八月壬辰朔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初高煦蓄異謀已久上旣即位愈縱肆奏求駝馬命中官送駝四十馬百二十遣之又遣太監楊瑛賜之袍服瑛旣行軍民有上高煦反狀者上初不聽也丁憂御史李濬赴京上變諸送駝馬袍服中官俱奔還而高煦所遣親信人枚青入京約諸功臣爲內應靑暮至太師英國公張輔所輔即縛以聞上親鞫

之得其實山東都布按三司及所屬郡邑奏亦至上始命飭兵備而遣中官侯泰慰諭之丁卯高煦齎奏指斥乘輿索誅文武大臣以夏原吉爲首上召輔議親征輔曰高煦雖狡悍而素懦怯且今所擁非謀戰士願假臣二萬卒保爲陛下擒之不足仰煩至尊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敕中外戒嚴癸亥召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永平總兵遂安伯陳英各還京己巳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吴成太監劉順等率兵二萬爲前鋒自以大兵繼之豐城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等爲督餉鄭襄二王居守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黄淮黄福李友直佐之大賚從征將士申明約束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卿楊溥參預機務太子少保吴中尚書吴滐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辛未發京師侯泰還匿高煦反狀不以聞丙子發哨騎五百與陽武侯兵接丁丑命崇信伯費瓛以精兵益陽武侯時高煦分其衆爲五軍王斌領前軍濟陽王監之韋達領左軍臨淄王監之盛堅領右

軍昌樂王監之朱恆領後軍淄川王監之高煦親率中軍世子守宮城擇日出兵會聞上親征而所使結山東布按二司皆不應又欲選精騎趨南京皆不果戊寅上復遺書諭降之庚辰次鹽山陽武侯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命大軍蓐食兼行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分命諸將壁四門高煦等乘城守大軍進攻之神機銃砲疊發如雷霆屋瓦皆墮後遣諭高煦許待以不死及午遣勅諭之且別射城中曉示順逆禍福咸感動有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收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竟夕火光燭天壬午高煦從間道出至大軍爲吏所執以獻文武羣臣請僇之上不聽以章示高煦頓首請罪乃俾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執其同謀僞太師都督尚書王斌王成韋達朱恆錢巽等下獄癸未改樂安州爲武定州甲申太監孟驥等馳奏皇太后諭鄭襄二王及文武羣臣遺書趙王高燧乙酉班師命陽武侯及尚書張本留撫武定軍民九月丙申還京師作新館

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如舊己亥磔逆黨王斌等六十餘人族之庚子誅通謀者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錄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都指揮使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衛鎮撫温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六百四十餘人知蹤藏匿應死而減戍邊者千五百餘人編置邊者七百二十七人壬寅大宴從征文武羣臣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十餘人于奉天門賞賚有差

肅王瞻焰長史楊威請加祿宣宗曰洪武永樂間肅王歲祿五百石莊王不言者以朝廷念地遠輸轉甚難故也仁考即位加五百石矣朕遵

祖訓不敢違

鄭王瞻埈仁宗子宣德四年之國鳳翔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

襄王瞻墡宣德四年封長沙景泰三年奪門時石亨等欲殺于謙王文謂謙等通闇王誠盜金符迎王英宗因詔王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王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司王概賢誣下詔獄臣途中詢

人咸謂概冤願皇上加察上立命法司雪概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天順四年再入朝上爲峴上漢水襄陽四時歌賜之又勅王每歲秋冬之間得三五出城盤遊以略暢性情

荊端王厚烇荊憲王玄孫憲王初封建昌正統中改蘄州王嘗疏請令宗人執士農業得自瞻足勿煩朝廷歲祿之供禮官以非典制不許

韓府莊穆王沖烋正統己巳虜也先犯順王赴京師勤王會虜解去璽書勞焉嘗憤虜衆憑陵華夏成化六年夏正書請率子壻首擊虜報國自效璽書褒予

伊王顯炴請選宮人不許令選之護軍家酬直勿抑勒

伊王訏淳嘉靖六年言祿薄先朝乞得河南課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祿米八千嘉靖八年革諸王請乞稅租田湖伊府課鈔亦在革中乞補祿戶部言伊祿二千石運給本色英宗加米五百石憲宗又加麥一百五十石課鈔本成化弘治正德年請乞非永樂以前欽賜比況河南一

省諸王缺祿八十餘萬不許

顔憲副鯨嘗巡按河南時庶人典楧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爲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臻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嚮盜鳴鏑之雄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日伺上春秋高詗中朝有故即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如輒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伉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祧之公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釁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鉅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壓之徐公大喜以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參知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略謂公曰洛陽所能縱橫數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立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夕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而已乃相對坐久垂

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為若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為功保無它鑑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為庶人中調疏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弱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徐公徐公以間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援公因為上書大司馬楊公言狀楊公為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洒寇起公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洒為名召王鑑齎牒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敕淫虐康回僭妄不道之

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兩河
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女強奪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
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璫以無所
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家累公不可曰
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矣相
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

英宗朝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大
夏劉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于鳳陽出入自便
滕少司馬昭嘗奏建吳二庶人宜移本城舊中書省居之或安置有城
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罪人不孥之意也疏下禮部議不可遂
止

天順五年錦衣衛指揮逯杲行弋陽王奠壏與母妃奸事令杲覆覈之
而虛上怒使更覈之乃以實報上勒母子俱自盡且焚其屍曰毋汚我

玉牒也史謂當焚時天大雷平地水數尺以爲冤酷之證云

弋陽端惠王拱樻莊僖王子也宸濠作逆伏誅詔令統攝府事嘉靖初上書請復獻惠二王廟祀得備禮樂稍增設審理奉祠典儀諸官屬自藩臬諸司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藩禮

歐陽莊公德爲禮書日秦府爲中尉女請封公曰祖訓郡王孫六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孫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于祖制所略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公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具踵至民不堪矣且言不當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以罪降爲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多于中尉恆輕犯法而擅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爲裁定其數卒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

樂安諸王攝寧府事㨿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己得公曰寧既已國除復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非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遂息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右布政使時弋陽王修鹵簿取司中金錢不已且持令牌恐脅左使居公大山無以爲計公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鹵簿公欲具疏奏聞王聞之驚駭多方祈免省費不貲

正德九年魯府歸善王當沍好武善射劉賊入境從其父魯王乞弓矢從睥睨間射却之事聞特賜諭以是益自喜會鄉人袁質趙巖亦善射與當沍厚而吏部主事梁穀微時亦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者言于穀謂質巖必反反則當累若而穀以訪千戶高乾乾報書如鳳竹言又有劉昇者與千戶王瓚有郄穀復訪昇則報如鳳竹言且謂瓚亦與謀穀遽告吏部尚書楊一清一清信之密以語兵部尚書陸完俾發輕騎屬總兵劉暉于濟伺變事稍稍聞當沍故使酒嘗罵辱長史馬魁

至是魁密以啓王謂質等之反當迓實主之王奏聞詔司禮太監温祥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執之發總兵部永桂勇等兵爲後繼當迓殊不知也併質等俱就執于是巡按御史李翰臣具劾穀而一淸等僅戍鳳竹亦讁口外而論馬魁斬問無反狀質等主之吏讁翰臣于外下法司訊中官送當迓之高牆既至而後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寃哉以頭觸牆而死穀竟無恙史蓋痛惜當迓之見誣而恨穀之失刑也二事極相類

秀王見澍景泰三年生于南城成化三年封汝寧初之國時淹于途民以爲擾左長史爲言王輙急行抵國官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

崇王見澤天順九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弘治八年孝肅太后思見王上勅召王朝禮官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勞往返費何以堪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

敦敍之恩實塞疑讒之隙宜勿召王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

崇王載境嘉靖十七年嗣封嘗乞修府下巡撫議費銀八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修府例役護儀牧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十九年王請父恭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穆王卒憲宗嘗允其子範征請令詞臣譔銘刻石崇曾祖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上曰宗室薨逝給壙誌此祖宗典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韓崇兩王墓表皆先朝誤恩後有王家乞請禮部宜考累朝體例議覆

憲宗朝韓王內史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尹公直當國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上命罪一詐傳令旨罪二乘騎開門越關罪三摭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旣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四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徽府承奉李佑誣訐王過上欲下詔責王公謂李佑等蔑視勅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指王過訐之此大罪也何責之有上從之

代府端懿王聰涓疏乞封其孫廷垍爲曾長孫禮官以無典故可按第靈丘四世嫡長宗室盛事應擬曾長孫封號上嘉王壽考宗室鮮比特許之已而復封垍子鼒鐮爲玄長孫

成化中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鈛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處死妻妾子皆梟首籍其家仍貽書天下諸王以王無子將死令宮人若有娠者以托韓府及諸王既薨妃父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易他人男前後令妻與子抱納宮中既長請于朝俱受封上惡其冒亂宗支故特以異法處之

孫方伯存嘗爲長沙知府郡有吉藩先是王奏乞田四千二百餘頃名雞鵝食分坐長沙等八縣弘治以前畝征銀四分二釐蓋定制錄正德永府中輒遣官校戶斂之官校又緣爲私利計畝之徵蓋率兩倍其初民大不堪公請舊貫但令縣徵送府府送長史司使類送以進官校不得過問四民大悅

吉王見浚國長沙陳友諒初據長沙友諒誅長沙稅畝特重民流移多

荒棄王因請得賜名雞鵝食田十三萬畝徵稅尤重嘉靖初令減十五

嘉靖九年乞長沙府湘潭商稅邸租不許

徽王見沛成化十七年之國鈞州弘治二年乞陞州爲府吏部尚書王

恕言肅荆岷皆封州鈞不得獨陞府從之嘉靖五年嗣王厚爝請陞鈞

州爲府朝議不許

岐王祐橁封德安弘治中請迎母養不許之王有子別居者得迎養其

母母有子多亦從一子無子者移別宮著爲令

汝王祐梈封衛輝弘治十四年之國正德十五年王以婚故請預支食

鹽十年年三百引上曰王以婚禮請宜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

秦簡王誠泳惠王庶第一子弘治元年襲封于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

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庠由是科不

乏人王府護衛子弟得入黌宫自秦簡王始

榮王祐樞母潘端妃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王與吏

部尚書張采謀遂王就國王嘗爲諸子請得食鹽菜戶嘉靖四年請沅

江西港天心圍坪濠池河泊稅八年盡取諸稅供王祿

申王祐楷王邸建于四川敘州王未之國而卒嘉靖中罽邸僅得銀萬兩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垝成化七年封正德二年冬至以命服經久狹短不堪服用疏乞更賜禮官以令典無更賜郡王冠服例詔報罷

慶府將軍鼐材與安化王寘鐇同謀及俘至京旣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蓄財淩同類同類毆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鼐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洗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咤曰此鼐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鼐材死者誰也

正德十四年五月丙辰御史蕭淮奏寧王宸濠有逆謀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左副都御史顏頤壽往江西令宣諭以原革護衛幷屯田獻還官六月丙子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庚辰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起

兵討之己丑宸濠兵圍安慶六月壬辰宸濠率大兵繼之甲辰反書聞
下廷臣議命將討之得旨朕當親統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先遣安
邊伯朱泰總兵前哨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領兵趨江西擣其
巢穴是日復傳旨寧王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殺逐撫等官擾州縣
荼毒生靈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往勦侍郎黃憲率戶
工各屬官員整理糧草什物兵部仍行各軍衛有司預備馬匹船隻并
水戰器具江南選熟知鄉導水手二千名赴淮安聽用河南汝寧府選
扒山精壯五千人取路應援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晝夜關防練兵
固守浙江湖廣鎮巡等官各聚兵于通路把截儀眞等處守備等官各
操練軍馬保障地方尋命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俱統
總兵官仍給泰符驗銀牌綵段及參隨頭目四十九人西官廳官軍五
百人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丙午宸濠圍安慶不克引兵還辛亥王
守仁兵下南昌乙卯賞從征官軍三萬五百人人各銀伍兩布二疋丁

已削宸濠封爵屬籍詔告天下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朕不敢赦祇告天地祖宗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及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釋占奪田地悉還本主本處并經過人員近因迫脅拘繫妻子禁錮者即與釋放護衛及軍民職官先因陳奏宸濠非罪謫降者查奏起用死者贈官生者優卹又詔諭江西城中及附近地方官員人等有糾聚義兵擒殺逆賊者量功之大小拜封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一體陞賞丁巳王守仁兵追及宸濠於樵舍獲之并獲其世子郡王將軍并偽國師軍師元帥參贊尚書等官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百人己巳命太監張永率團營堂后及宣府北路官軍各五百人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覈勘宸濠反逆事情及宮眷庫藏壬申命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聽以官屬自隨撥隨征官軍百人防護辛巳禮部上大駕親征辭告禮儀聽平虜伯朱彬以參隨頭目都指揮朱勳朱木杰等四十二人及西官廳團營二百五十人自隨癸未上發京師傳旨命平虜伯朱

彬提督參贊機密軍務仍督軍門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協贊行事錦衣衞掌衞事左都督朱寧隨征聽寧以官校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朱周以官舍三十八人西官廳兵各二百人自隨又命都督僉事朱琮司太監劉祥佛保統捕盜硬兵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之己酉勑南京內外守備太監黃偉等轉遞宸濠僞檄張彼訕謗搖惑軍心自今片紙隻字不許傳遞丁亥至涿州

靖江王邦薴嘉靖六年嗣靖江府食鹽歲給銀廣東至桂林市鹽至是乞支本色不許又乞桂林府稅銀亦不許

世宗嘉靖九年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爲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少傅張璁璁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切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悉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爲遞減以示撙節上遂下部行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秦晉周楚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

萬石辭一千石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崇王萬三百石與唐王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中尉皆有所減削矣

趙府洛川王翊鏴府人粥瓜彰德府通判田時雨隸人竊瓜二人相毆直於時雨時雨以王府人恃勢不請遂捕問罪啓於王王令和解適有宗室數十人索祿時雨以宗室毆府官白於撫巡撫巡令知府傅汝勵盡捕收各府人王忿恚愧被欺入內無可暴白遂自經聞于朝世廟下法司將時雨棄市戍汝勵於邊

萬佐縣官疏通運河賜勅獎諭是年秋又上疏言各藩郡縣主君先儀賓沒者故事儀賓得支半祿今四方災傷邊陲多事民窮財盡而各儀賓暴橫侈縱多不法請勿限品級月給喪偶儀賓折色八分明年濆又請以父子應得祿糧佐賑境內饑民云

武岡王顯槐楚端王第三子嘉靖四十三年八月王上書條議藩政請設宗學擇立宗正表督課親郡王以下子弟十歲入學月餼之米一石三載督學使者考績陟其中程式者全祿之五試而不中課則黜之給

以本祿三之二終身其庶人暨妻女月給六石庶女不復加恩絕郡與
罪廢者勿令濫留輔導儀賓（有闕文）工價請一切停免令謝恩京師廷臣
集議多采用其意

李公春芳字子實號石鹿揚州興化人嘉靖丁未狀元及第歷官吏部
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定公當禮部尙書時宗庶浩衍皆衣食縣官
經賦詘乏公乃瑣細科條爲㓗令諸宗有所求請率按令予奪籍上詔
頒行之名曰宗藩條例一時浮蠹大損不加賦而祿給至今遵用焉

嘉靖四十一年冬御史林潤上書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計四百萬
石而各藩祿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三
千石而宗室祿米至五百四萬石卽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以供宗
祿之半年復一年愈加蕃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請令廷臣公議觀勢
會通以垂萬世之利事下諸王計議明年冬南陵莊裕王睦㮮周悼王
第九子條上七議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
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

省祿費詔下廷臣參酌之其後諸藩遂稍稍陳說利病尚書李春芳集而上焉乃卽頒爲宗藩條例

陳司寇其學嘗巡撫陝西先是韓藩初建歲祿財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至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燸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公不爲動徐檄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贓罰監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幷列其狀得旨悉如公議而廢融燸爲庶人既而融燸不受詔逐逮者且執平涼知府祈天敍毆之百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反卒之不動聲色戢亂而至法者公之力也

江詹事汝璧嘗爲玉牒副總裁慮宗室繁盛祿至不給取祖訓中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授官職如常選法數語晝議擬進不果

馬文莊公自強爲禮部尚書日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宿猾習其穴竇交結諸藩狡役出入爲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淸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礙者爲準其一時有爲而設彼此刺謬者悉屛去之今禮部新題

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稿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胥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爲裁决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賄公宇肅然

温仁和字民懷華陽人□□□□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諡文恬時寧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牆因與兵案誅從逆者而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卽禁錮請勅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朝廷議親之仁既而遣官簿問王果得赦而夏人竟免于兵家圖像以祀曰活夏城者温公也

申文定公時行當國日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時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上坐文華殿猝召閣臣入公面奏曰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覆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

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

于寬改幸甚上深然之

隆慶三年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

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縉熿以懷王從

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熿復

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必信也且肅府始封

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卽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

足鎭護不必變更條例皇上卽欲聽許宜下廷臣雜議之使朝廷大信

可全宗藩大分不越然後可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旣而禮部請封縉

熿爲郡王他宗藩如縉熿者率以此從事上不許竟封爲肅王都給事

中高詩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之

部議不能奪也

齊王榑永樂四年幷世子諸王俱削錮南京西內宣德三年以嫌賜裁

少子賢爀存谷王橞永樂十五年幷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宣德三

年以嫌俱賜裁漢王高煦宣德九年并世子諸王俱削錮西內後俱賜
裁齊谷漢皆以反皆誅其子故國盡除荊王見濬弘治七年削爵錮西
內尋賜裁以弟之子和王嗣國不除楚世子英燿嘉靖二十四年誅庶
弟恭王嗣國不除晉王濟熿削爵錮鳳陽高牆濟熺子憲王嗣國不除
寧王宸濠正德十五年反誅國除諸兄國嗣國不除遼王貴烚正統中
削爵守簡王園弟肅王貴㷳嗣如故徽王載埨嘉靖中削爵錮鳳陽高
牆國除伊王典楧隆慶中削爵錮鳳陽高牆國除遼王憲㸅隆慶中削
爵錮鳳陽高牆國除按諸王謀反者始除國今三王以驕恣殺人除國
亦異典也

李文清公廷機爲禮部左侍郎部事最大者莫如王府即遠年枉抑有
訴立查立定奪出示人得面盡無阻停滯之難諸宗知其如此遂不賄
求胥吏及中官費大省貧宗便之太原汾州懐慶有生祠至於秦府之
不得濫郡爵益府之不宜服內請封雖衆爲居間而公執之堅竟亦莫
能奪也

萬文恭公士和於萬曆初嘗爲大宗伯時宗室浩繁奏請文牒多至不可校吏緣爲奸公定爲稽如世表自報生及名封選婚臚列其下按籍子奪法簡而人便吏無所染指

萬曆□子吏科給事中張應登疏諸藩文行堪宗正者周則安流勤熿趙則載煒載堆載坈襄則載埠載幸楚則英熿南昌則多燌多炡多⿰火差多炘於唐則

宗室之爲戎首者若廣寧府將軍充⿰火詹欲白手支糧知府師桂不從卽將桂束帶扯斷至晚復執磚瓦欲打府門桂具啓代王充⿰火詹等仍拉桂自營至門外羣打巡撫張志孝奏行巡按蒙詔問充⿰火詹等革爵發高牆未幾潞城府將軍俊埴俊柳因事食糧大同知縣朱可進有所左右俊柳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越牆奔訴軍門各宗卽將張志孝圍住具逼令志孝責治可進衆洶洶喧吸欲打志孝代王令旨解散蒙詔及志孝代王廷琦交章請劾上命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柳等革爵發問宅住南都齊庶人與監倉主事爭大哄幾激成變又昔安化王圖爲

不執殺撫督大臣聲言劉瑾□□𦘕激變不與同者遊擊仇鉞潛發一

一縛諸反者周昂等乃定